

分岁酒

阮敬哲

想起旧时的分岁酒，脑海里就升腾起屋门前架起的炉火，炉上有铁锅，锅里正烧着水，咕噜咕噜地往外冒着热气。

大清早，奶奶就提着竹编篮子去村口的菜场买菜，多年驰骋菜场练就的选菜功力，就提炼在这岁末的分岁酒里了，挑上好的，选上精的，和相熟的菜贩卖主拿一些私藏货，也是彼此之间的默契。买好回家，换上旧衣衫，挽上袖口，奶奶也不稍事休息，就马不停蹄地在老屋空地前准备起豪华午餐的食材。

临近中午，约定分岁酒的时间快到了，还没有看见孩子们的身影，奶奶挨家挨户打电话。奶奶不识字，她就按照大儿子、二儿子、大女儿、小女儿的先后顺序把电话号码写在电话旁的墙上，一个一个打过去。她按得慢且辛苦，但听见接通之后，孩子们从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，奶奶总是笑逐颜开。

边等孩子，边摆冷盘。等把冷菜都摆盘完毕，围着围裙的奶奶就抱着手站在门口大路上等着，一条大大的马路上一个小小的身影，正在直直地看着，看这一条熟悉的路上，何时会出现熟悉的身影。龙应台说，所谓父

女母子一场，不过意味着，你和她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我想，分岁酒之于老人，也是在不断地目送着孩子的身影渐渐走近，这也是分岁酒最大的意义吧。看见孩子们的车缓缓开进庭院空地，看见小外孙跳着从车上下来，奶奶的心也安了，她又可以张罗自己的热菜了。

孩子们围在一起，不仅是聚餐，更是团聚。在筷子你来我往的一夹又一夹里，其实家人们的心也渐渐暖和了起来。除了瑞安传统的羊脚、血蚶、鸭舌做冷盘之外，奶奶最拿手冷菜是独家秘方的熏鸡。说独家秘制并不贴切，她的熏鸡也无非是把煮熟的鸡再用红糖和纸蓬熏熟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出奇地香，味道出奇的好，哪怕我妈妈、小姑用一模一样的方法模仿，却总是不得要领。老人们总是这样，平时自己省吃俭用，吃得也都是素菜为主，但为了儿女相聚这一刻，他们又倾其所有，小黄鱼、鳗、鲞，应有尽有，好似一个抖不完珍藏的魔术师。

冷菜过后，又是热菜。瑞安的分岁酒讲究彩头，食材虽好，寓意更好。酱油肉炒年糕、爆墨鱼花、酒爬蚕、炒年糕、爆墨鱼花、酒爬蚕、炒年糕、爆墨鱼花、酒爬蚕、炒年糕、爆墨鱼花、酒爬蚕……

在每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背后，也有奶奶对于下一辈的祝福。酒席过半，大家渐渐有些酒也足了，饭也饱了，纷纷劝奶奶别再烧了，坐下来吃一点吧。奶奶总是笑着说，还有一个菜。但是上完一个还有一个菜，等厨房里的“弹药”真正用尽了，奶奶才用抹布擦了擦手上的水，笑着过来，问大家吃饱了没有，自己坐下夹了两口。

近几年，在老屋吃分岁酒也不再是习俗。儿女们会提前在酒店里预定好，把爷爷奶奶从乡下接过来，三世同堂坐在一起，也是分岁酒。但大酒店里的菜并不合奶奶胃口，她总是觉得味精太多，好像有一点辣，这个烧法太奇怪，筷子下不去嘴，咬着不能吃这个，那个吃了牙疼，感觉要上火马上长泡泡了，一顿分岁酒下来，奶奶也吃不上几口。

看着酒店里正襟危坐挺直身板的奶奶，穿着新年里的新衣裳，洗好了头，理好了发，这样慢下脚步休憩的奶奶，我们作为晚辈也感到欣慰。但在奶奶偶尔放空的眼神里，我偶尔会怀念旧时老屋堂前大家推杯换盏间的热闹，我想奶奶也会怀念那时候忙碌而且喧闹的场景吧。

你是风儿 我是草

■金春妙

你是风儿我是沙，缠缠绵绵到天涯，这是陷入热恋中男女的誓言。

你是风儿我是草，飘飘摇摇到海角，这是投入团队里成员的信任。

“团队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倒了。”

“倒吧！”

随着气壮山河的肯定声，我闭着双眼，僵直的身子向后倒去，呼呼的风声从耳畔掠过，一双双有力的大手托着我，身子360度倾斜，像一艘大船在大海里漂浮旋转，大概两个360度之后，我的身子归到挺直的方位。有人轻拍肩膀，我缓缓睁开眼，看到一张张陌生却亲切的笑脸。这些认识还不到1小时的伙伴，此刻却让我觉得无比信任和妥帖，他们扮演风儿角色，让我这棵“小草”体验别样的生命旅程。他们就像亲人一样值得信赖，放心把自己交出。

在随后的角色互换中，我体验到当风儿的责任和担当。虽然我的力气不够大，但我拼尽全力护送沉入睡眠中的“小草”安全从我手中飘过，只因“小草”那句信任的托付“我要倒了”。

这一刻托付者与被托付者结成的信任相互胶着，即使连剑也劈不开。哪怕此刻天崩地裂，没有一个“风儿”会当逃兵。

信任创造出美好的世界：夫妻信任，家业兴旺；亲子信任，安全阳光；同事信任，合作无间……

信任之手伸出时，世界亮了。

曾经一位少年，他闯过了很多关，最后一关遇上劲敌，就在他快支撑不住时，他犹如神助，逆袭成功。

对于逆袭，他也曾偷偷怀疑过是不是有人暗地里帮助过他，但如风过无痕。

直到少年长大成人，他无意中得知，是他曾经施救过的一位老者帮助了他，往他体内输入三成功力，他才反败为胜。

得知真相后，他前去感

谢老者，老者答：你要感谢你自己，因为你准备好了，我才能推你一程。没有你全力以赴的斗志，我的力量无处依托。

这是一个真实故事，我化用了情节，如果没有偶然的泄露，少年一辈子蒙在鼓里。

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

芸芸众生，你我都是不同的风儿和草儿，有时我送你一阵春风，有时你托我一程泥泞。社会高度发展，人与人之间互相依托越来越重要。风儿离不开草，草是风儿的化身核心；草儿离不开风，风是草儿的全部支撑。

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

风儿，无处不在。

孩子的爸爸手持一双新买的运动鞋，把细细的鞋带抽出来，然后，一针一线把扁扁的鞋带笨拙地缝进新鞋里。“嘶——”他的手不小心被针刺了一下，殷红的血珠冒了出来。指头放进唇边吮吸一下，他重又投入缝鞋带工作中，仿佛把爱一层一层缝进去。黄色光晕笼罩着他，暖暖的。这已是孩子爸爸第N次为孩子缝宽宽的鞋带了，为了孩子跑步时不致松散。

孩子期末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《藏》，妻子第一眼看到此题脑海里浮现的是灯光下丈夫一针一针的缝鞋带——哦，藏在鞋带里的父爱！遗憾的是孩子只是写了童年时与伙伴们的捉迷藏，少年时与几何代数公式捉迷藏，考场上丝毫没想到这份藏在鞋带里的父爱。当妻子在丈夫面前叹惜着这份隐藏的父爱没人能看见时，儿子蹦蹦跳跳着放学回来：爸，我给你带来了你喜欢吃的灯盏糕。

丈夫意味深长地看了妻子一眼：风吹过，小草发芽了……

风，吹进了妻子的心里……



亦喜亦悲

■高振干

回头望，时光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匆匆溜走，一个星期、一个学期、一年365天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，茫然中又留下什么？相比于过往平平淡淡最是真的岁月，2016年对我来说注定是比较平凡的一年。2016年，可谓悲喜交加，令人痛并快乐着。

从去年5月份下定决心准备出版散文集《梦里梦外都是歌》开始，通过朋友联系文化中介公司，30多万字的整理，价格和印数的确认，书稿的编排磋商，内容的校对增删，封面的设计修改，样书的最后打磨等，及至9月份新书的运抵，几个月的牵挂终于了结，可另一些牵挂也在开始。首发式的举办，如何把书推销出去，找谁推销，也提上另一个议事日程。幸好有朋友、同事的鼎力支持

和帮助下，大部分新书去了想去的地方。

去年暑假刚刚开始，一个早晨坐在地板上玩电脑的平常动作，足令自己休养了一个来月。被查出是潜伏了两年多的腰椎间盘突出症，终于爆发并扑面而来。那种病痛仿佛是末日的来临，凄凄惨惨地度过了半个暑假，才慢慢地恢复过来，不得不提心吊胆地时刻提防着。酷暑中，在老家疗伤一个星期，这也是成家以后，跟老父母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。在老家田野上看到的日出、荷花和散步，脱离小城重归乡村生活，那份美好回想起来至今记忆犹新、难以忘怀。

还未从新书首发式和销售开门红刚刚的小兴奋中出来，居然“阴沟里翻船”遭遇了飞来的车祸。难道这就是

祸福相依？难道这就是祸躲不过？向来比较小心谨慎走路的我，早上上班骑公共自行车过斑马线时，就那么分秒不差地被一辆疾驰而来的电动车给撞翻了。受损伤的不只手指、嘴唇和牙齿，还有精神上、心灵上的折磨和阴影。更可气的是那个自述眼睛有病视力不良没钱治疗的肇事者，居然还是个变脸比翻书还快的中年男人。从原先的唯唯诺诺到后来的翻脸不认人，当宽容遇上了无赖，真不单是无语了。

2016年，在一边享受着醇厚的友情、亲情和乡情的同时，另一边也从未有过地领略到人性的丑陋。起起落落的2016，对我来说原本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坎，只有义无反顾地面对，才能更好地拥抱2017年。

